



开卷

最接近永恒的时刻

□毛尖



毛尖，宁波人，现居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慢慢微笑》《这些年》《乱来》《例外》《永远和三秒半》《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我们不懂电影》等。

我上学前，外婆在江北区工人文化宫做清洁工，每个月大概就十元钱，不过，对于童养媳出身的外婆，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藉此，她跟外公吵架的时候，能声音很响地说话。每个月八号，外婆发工资，我们吃中午饭就等在弄堂口，远远看到外婆，就合唱“外婆外婆外婆”，总是搞得她心慌意乱地跑向我们，一路又是挥手又是示意。示意什么呢？到了跟前才听清：你们小点声，否则全宝记弄都知道我发工资了。

我们不明白怎么大叫几声外婆就会让别人知道她发工资，不过，没时间想那么多了，每人从外婆手里领到一毛钱，拔腿就往书店赶。

所谓的书店其实根本不能算书店，搁今天，整个宁波市找不到这样一家店。不过，对于我们孩子，这样一个有几百册小人书可以租看的小店铺，就是黄昏里挂起的那“一盏灯”。一分钱看两本，《长坂坡》加上《铁道儿童团》，这就是我们最早的情感教育。而等到“长坂坡”的“坡”字被看掉的时候，店主就会把这些破旧的小人书处理掉，一分钱一本。我外婆就买过一篮子小人书，在清明上坟的时候带到乡下送亲戚。书摊主人呢，也就因为这点小生意，在我们心中，升格成了书店老板。

不过，等我和表弟都上了学，尤其是在姐姐到甬江对岸去上中学后，弄堂口的小书店就被我们抛弃了。姐姐会带着我们走过解放桥到中山公园边上的一个书店去看真正的书，那些小书摊还没到货的小人书，那些印有漂亮演员的电影杂志，还有《战争与和平》这样一出书名就会让老师刮目相看的书，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书，全部“簇刮刺新”！

这是一家真正的书店！我和表弟在第一眼就对它进行了定义。可惜的是，当年的书店不像现在的书店，可以自由地取书看，我们得隔着玻璃橱窗看，营业员的态度也不怎么好，再说，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买得起书的人，所以，基本不屑从书架上拿书给我们看。好在，天遂人愿，姐姐的姐姐和

书店里的一个营业员谈上了恋爱，每个星期天，逢上这个小伙子当班，我们就往书店跑。

我们簇拥着姐姐的同学进入书店，简直过节一样，小伙子看到未来小姨子，自然满脸堆笑。而有时候，如果小伙子的恋人竟然愿意带着我们去，那大家就有鸡犬升天的感觉。不过，一般是，头十分钟，小伙子在感情的热身阶段，他会很热情地帮我们拿书，然后，到他们自己如火如荼的时候，就不太搭理我们了。所以，我们得拼命地在前十分钟提出各类要求，然后选定一本书在他们魂飞魄散的时候看，而等到小伙子和大姐姐约好看电影的时间地点，我们的好时光也差不多结束了。

不过，今天回想，那依然是最幸福的读书时光，偶尔，从书页中抬头，看到恋爱中的男女，女的白衬衫，男的白衬衫，玻璃柜里的书也穿着白衬衫，你会觉得，天堂书店也不过如此。

书籍匮乏的年代让我们对所有能到手的读物都非常珍惜。上世纪七十年代，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一个亲戚从北京来，带了一套给我们，那套礼物的贵重可以从我们当晚的伙食看出来：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基督山伯爵》后来成了我们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白天刚还来，晚上又出门了。那时外国文学刚开始公开发行，书一上架，就卖完了。当时阵势只有后来我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日子才重现过。《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冰川天女传》、《萍踪侠影》……这些武侠小说全面取代了书包中的教科书，我们为这些武侠小说包上封面，上书“语文练习三百题”。

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班上有很多男生开始炼武功。我的表弟拜了一个邻居小车工为师，脚上绑着沙袋睡觉，说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飞起来，不需要从正门出入学校。等到后来看完了金庸的所有小说，拿起罗曼·罗兰、拿起《二十二条军规》时，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没剩下几年了。

《理想的冲突》风靡校园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我们开始对西方思想和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走向未来丛书”应运而生，但凡自己觉得有点深度的人，一定是看过这套丛书的。后来和一些朋友谈起来，都说那些年装高深或者吸引姑娘，只要谈谈“走向未来丛书”，立刻就浑身闪光了。当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听过的歌并不一定会回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是，理想被打败的时候，想起我们曾经在多么贫穷的年代多么用力地生活，就觉得自己还有力气往前走。

可惜现在回老家，“小开本”的天堂书店基本找不到了，似乎是，它们正退潮般地撤离我们的生活。而我带着儿子在豪华版的书展里选书，无限的书，无数的人，到处的讲座，到处的高音喇叭，到处的著名作家著名人士，虽然是生活的嘉年华，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可我们在书展上碰到，说出的那一句——“噢，你也在这里”，似乎没有我们小时候说它的甜蜜。尤其是，星期天中午，在静悄悄的“天堂书店”，哦，班上跑得最快的男生也走了进来！那几乎是生活的最高赏赐。

上世纪八十年代快结束的时候，我离开宁波到上海读书。千山万水走过，进过的书店也有一千家，看过的书也有几万本，常常，看到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书被随便地扔在架子上，沦落风尘的样子让我对生活生出很多的感慨。这些感慨，既是岁月的非常罪，也是人生的非常美，后来变成了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非常罪非常美》。而半辈子过去，写作虽然没有变成我的职业，但是出版了十多本书后，我自己有时也会恍惚：我的写作是不是，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想安慰当年那个如饥似渴的少年？

那时候，对着隔着玻璃的各种书籍，我们都曾经在内心呐喊，我要拥有它们！而当时不敢想或者不敢说出口的是，我以后也要写那样的一本。那时候，我觉得是少年的我们最接近永恒的时刻，最接近。而今天，当我们离永恒越来越远，甚至不再去想永恒这样的话题时，对我个人而言，唯一能和永恒发生关系的，就是把永恒放入我的书名，这是《永恒和三秒半》的缘起。

书市扫描

《中国文学史》

作者：钱穆 叶龙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这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有效治学的方法、有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少女哪吒》

作者：绿妖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校园青春小说。李小路遇见班上的好学生王晓冰，并成为最好的朋友。在短暂的相处时光中，两个人共同的敏感、灵慧、叛逆，使得她们能够认同彼此，成为分享心事的朋友。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而分开，开始了疏离与自处。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王晓冰最后一次来找李小路，像初遇时那样灿烂夺目，她们隔膜了两年的友情似乎在一天里得到了完美的修复。



《轻描淡写》

作者：张艾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本书作者是知名女导演，这是她这些年来的一些随笔集结。每章一个主题，均与她的电影、舞台创作有关，因此可以说是一部私人创作笔记，很随意，也很亲切。文章里的她无论看什么、听什么，对任何事物都抱有极大好奇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轻描淡写其实并非真的轻描淡写。书中约有60幅图片，有私人照片，也有旅行照片和剧照。



《野果游乐园》

作者：黄丽锦
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版

本书从各类的观察主题来欣赏野果及种子，让喜爱植物的朋友，除了花朵之外，也可通过果实、种子的造型、色彩、气味及传播方式来领略果实与种子之美，同时还可一窥果实与种子的竞技场，看植物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为下一代找到生存的一席之地。

